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我的小说有点悲观”

□本报记者 王杨

《冷皮》
加泰罗尼亚文版

与兽性的界限，几乎变成一个杀戮机器。在与巴蒂斯驯养的有着冰冷皮肤的美丽女海怪安内里斯和小海怪“三角”的接触中，主人公发现海怪和人类一样拥有感情，他试图与他们和解，但

人公需要作出判断：海怪是否具有我们所谓的人性，是否能够在某些层面与人类沟通。在皮尼奥尔看来，这是所有战争中最基本的部分。“在战争中，如果我们把手当做‘异类’，我们就容易变成嗜血的动物；而如果对手和我们有相通之处，那么他就属于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所有的战争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

《冷皮》中的主人公曾试图与海怪沟通和解，但最终没能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皮尼奥尔对战争和人性的看法，他坦承，“我的小说有点悲观”。他想以此来说明人类在解决战争的问题上并非特别成功。主人公与海怪的战争同所有战争一样，总是面临很多阻碍和平实现的因素；主人公从一个战争逃出，却陷入另一个战争，重复的战争在当今世界也不断上演。皮尼奥尔认为，战争不会改变人性。在人类存在的漫长历史中，战争也一直存在。所有人在打仗的时候都以为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但其实并非如此，人们总能找到理由或借口去发动另一场战争。

《冷皮》的残酷特质源于皮尼奥尔在刚果的经历。在写作《冷皮》的时候，他刚刚走出刚果内战的硝烟，内心充满悲伤。皮尼奥尔在刚果目睹数百万人被种族屠杀夺去生命。回到西班牙，他发现，在相对和平的西方，人们对刚果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因此想用象征的方式把悲观失望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不是用纪实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在刚果的经历。尽管皮尼奥尔对刚果的情况并不乐观，认为刚果虽然暂时停战，战争的隐患却仍然存在，但他仍旧抱有希望：“时间能够治愈一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皮尼奥尔去刚果是为了寻找和体会距离最近的一种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那些其他的文化，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是人类，是相像的，虽然我们的外表和生活方式看上去有很大差异。更主要的是，你从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会发现，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生活，有可能另一种生活方式会比你现在的更好。”面对可能很强势的不同文化，皮尼奥尔一方面固执地热爱着故乡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坚持从加泰罗尼亚语翻译他的作品；一方面也承认“即使是你最讨厌、最糟糕的敌人，你也能从他们那里吸取到好的东西。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应该知道我们

需要什么。”

《冷皮》中无名主人公被革命和主流社会背弃而主动来到海岛，可以说是一个“边缘人”。皮尼奥尔认为“怎样定义边缘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他在非洲中部地区考察时，发现那里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密切，人们像远古部落一样群居。他们并不了解钱的意义所在，如果他们离开自己的社会圈子，就会失去生活来源，变得更加穷困，“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失去财富还是失去伙伴才是称其为边缘人的关键呢？”皮尼奥尔说，人类应该是一种群居动物，是社会中的人。如果只有几个人被认为是在社会的边缘，那可能是这些人自己的问题，而如果一个社会中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视为边缘人，那一定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

除了《冷皮》，皮尼奥尔还以自己在刚果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刚果的潘多拉》，写小说已经成为他现今的主要工作，但他对自己的人类学背景颇为自豪，认为自己是作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皮尼奥尔并不认为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在他看来，文学是在人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学主要研究不同的文化，而他的小说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二者殊途同归。所不同的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按照创作文学作品的规则来写，故事的情节来自幻想的虚构元素构成。这些虚构的元素恰能帮助他更好地展示真实。皮尼奥尔认为，小说创作同样需要提出新鲜的观点，而人类学则可以为有趣的观点提供基础。他说，《冷皮》的畅销就说明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上的小说能获得更多成功。

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皮尼奥尔不介意称自己的小说为通俗小说，他认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并非泾渭分明。他举例说，中国的道家思想广为流传，即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理解，可以说是比较通俗的，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同时也是很严肃的，所以二者并不矛盾。皮尼奥尔认为，文学过于严肃，读者就会减少，“如果没有人能读懂，没有人愿意读，那你为什么要写呢？我的小说可以是非常流行、通俗易懂的，这是所有小说家的想法，我当然希望小说有很多读者。文学只有通俗易懂，才能更好地沟通读者与作家。《冷皮》是一部通俗小说，但确实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玛丽亚·杜埃尼亞斯

《时间的针脚》：
真实与虚构

□柯艾



西班牙女作家玛丽亚·杜埃尼亞斯的处女作《时间的针脚》甫一出版就售出150万册，在西班牙，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该书的畅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评价该书是“一本充满阴谋、爱情、神秘和柔情的神奇小说”。

《时间的针脚》通过一个下层女性的视角来切入宏大的历史。小说以女主角希拉的口吻讲述，希拉在马德里的一家裁缝店里度过童年，西班牙内战前夕，她和一个男人离开战争边缘的马德里，来到摩洛哥的得土安。不久男友卷走了她所有财产，希拉被困在得土安无法离开，眼看着前程就要毁灭。为维持生计，希拉开了一家时装店，生活悄然发生了逆转。随着希拉经营的时装店声名鹊起，她与当时西班牙佛朗哥政府驻摩洛哥的高级专员胡安·路易斯·贝德贝格尔及其情妇罗莎琳达·福克斯等人往来频繁，由此开始介入并影响历史。二战开始后，希拉重返马德里，去往里斯本，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掩盖她的秘密身份和不为人知的特殊使命。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处处暗藏精心设计的陷阱，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相登场。整个故事描述了几个缺席二战的国家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导引出欧洲未来的命运走向。

小说脱胎于西班牙历史，也有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陆续登场。故事发生在非洲北部国家摩洛哥的一个城市得土安。1908年至1956年，得土安是西班牙在北非飞地的首都，几十万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背景的西班牙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得土安开始新生活。作者玛丽亚的外公和外婆在得土安结婚并生下了5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就是玛丽亚的母亲。1956年，西班牙人离开这片已成为摩洛哥领土的土地，但对于摩洛哥的情感却一直浮现于各种文艺作品中，隐约可见西班牙人当年在摩洛哥度过的美好时光。在大学教授语言学的玛丽亚·杜埃尼亞斯最初对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完全没有想法，只是想把目光重新投向北非，通过写作回忆20世纪初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由此才设定了小说的空间地理坐标。

“我家人的回忆以及我身边仍然活着的老一代西班牙人的回忆让我感觉到，只是浅显地描述这片土地并不够，我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到这片土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有着怎样的过去。”为此，玛丽亚·杜埃尼亞斯查阅了各种资料：学术专著、档案、旧报纸，甚至访问了接触过那些历史人物的人。在众多历史资料中，玛丽亚·杜埃尼亞斯发现了一个已然被历史遗忘的真实人物——胡安·路易斯·贝德贝格尔。1936年至1939年，贝德贝格尔曾担任西班牙佛朗哥政府驻摩洛哥的高级特派专员，曾在得土安接待过佛朗哥的小舅子、也是其亲信拉蒙·塞拉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由拉蒙·塞拉诺推荐，贝德贝格尔曾一度出任西班牙外交部长，上任一个月后二战爆发。二战开始后，西班牙虽然没有正式参战，始终保持所谓的中立立场，但佛朗哥政府实际上却是完全跟德国站在一起。而贝德贝格尔则非常明确地反对自己的政府，同英国人交往密切，由此受到佛朗哥的冷淡和敌视，逐渐处于权力边缘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贝德贝格尔的经历令玛丽亚·杜埃尼亞斯着迷，她发现贝德贝格尔身上无论光明的一面还是黑暗的一面都很突出，而他人生中的许多方面，比如他与情妇罗莎琳达·福克斯的交往等，恰恰改变了西班牙历史的发展轨迹。“一些真实人物曾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讽刺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被时间消磨得模糊不清。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带到台前重现那个狂热年代里的一些重大事件。所以我必须要把贝德贝格尔结合到小说的情节中，把他的人生轨迹作为小说的时间坐标。”

但玛丽亚·杜埃尼亞斯毕竟是想创作一部虚构作品，而非重建历史，她利用了二战时期的西班牙同时被英、德等国垂涎，政治阴谋、间谍活动每时每刻都在这片土地上演这一历史大背景，在小说中引入了情报和间谍的因素，给叙事过程增加悬念。完全虚构的女主人公，故事的讲述者希拉，更像是联系各情节要素的纽带，作者让希拉在真实与虚构中穿针引线，缝制出一袭历史的华服。小说中，希拉被曲折而充满巧合的宿命牵引，从一个孤苦无依的裁缝蜕变为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女人，她以特殊的方式加入了战争，并在战争中收获了爱情，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演绎出乱世独特的人生道路。玛丽亚·杜埃尼亞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我从一个被卷入战争的女性视角出发，给关于那段历史的传统观念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我认为正是因为一个陌生环境和一种新类型的女主角的结合才使得《时间的针脚》与众不同。”西班牙有评论认为：“或许《时间的针脚》的成功是因为它吸引了各种类型的读者：喜欢历史小说的读者会被其中一些典型的场景所打动，喜欢浪漫主义的读者可以读到一个充满激情的故事，纯粹喜欢悬疑小说的读者会被政治谍战所吸引。”

小说自始至终以希拉的视角展开，虽然玛丽亚·杜埃尼亞斯承认在创造希拉这个人物时，某种程度上会将自己内心世界的想法赋予她，但在以虚构方式讲述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超越人物对作品做整体把握，而是有意识地把叙事者同故事分离。玛丽亚·杜埃尼亞斯说，她必须克制住要让读者知道更多事情的欲望，始终用希拉的眼睛去看世界和讲述故事。特别是在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叙述者视野的历史纵深必须局限于当时的年代，而且要有前后的一致性。

玛丽亚·杜埃尼亞斯在创作中一直在寻找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她形容这样的写作过程就像走钢丝。虚构的故事要以历史为基础，但偏重历史也会拖累虚构的故事，使之变成枯燥的历史梳理；而放任情感发展，为了某种虚构的结局而忘记历史又会有损故事的真实性。从历史细节处捕捉灵感，将真实与虚构交叠，玛丽亚·杜埃尼亞斯在这部处女作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梳理了现代欧洲历史的脉络。

小说标题“时间的针脚”充满隐喻。女主人公希拉是一个裁缝，针脚出现在她做的每一件衣服上；与此同时，希拉的每一个针脚都代表一个莫尔斯密码，被她当做一种间谍情报活动中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所讲述的只是主人公人生的一段经历，相较于遥远的历史而言，这确实是一段“时间的针脚”。在小说结尾，希拉这样说：“我们的命运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在任何地方被记载下来。也许我们甚至没有存在过。或者存在过，但没有人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在历史的背面，在密密麻麻的时间的针脚中，真实而隐秘地活着。”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对小说标题和内容的最好注解。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我
不清楚
自己是
一个人类

学家在写小说，还是一个小说家
在研究人类学。”西班牙作家阿尔
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这样界定自己的
身份。在今年的“老书虫”国际文学节上，桑切
斯·皮尼奥尔与中国读者分享了他对于战争、
人性和边缘人物的看法。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1965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最早从事人类学，专注于非洲人类学，曾在刚果长期考查其社会结构和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后来开始写小说，以加泰罗尼亚语进行创作。处女作《冷皮》出版后，加泰罗尼亚语文学开始走向世界，该书受到读者和文学批评界的一致认可，被誉为是融合了康拉德、史蒂文森和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作品元素的佳作。凭借该书他于2003年和2004年先后获得了“评论之眼”小说奖和“Grinzane-Francesco Biamonti”奖。《冷皮》现已被翻译成35种语言，2009年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从这部作品开始，皮尼奥尔从专注于非洲人类研究的学者成功跨入小说创作领域。

《冷皮》讲述无名主人公为从北爱尔兰共和国和军发动的战争中逃离出来，自愿报名到南极附近的一座孤岛做气象员。上岛之后，他发现岛上气氛诡异，前任气象员不见踪影，只有一个半疯的灯塔看守人巴蒂斯。在岛上的第一晚，主人公就遭到了一种冷血海怪的攻击，为了避免葬身怪物之口，主人公与巴蒂斯联手，坚守灯塔，与海怪日夜厮杀。在这场“战争”中，主人公日益模糊了暴力与良知、人性

动态

中德两国作家跨领域谈“幸福”

本报讯 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些看似平常的发问即是哲学开端最原始的追问之一，也是每个普通人最终要解决并形成自己答案的问题。

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的邀请下，散文集《幸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德国哲学家、心理抚慰师威廉·施密德于3月25日至3月31日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举办多场活动。3月25日，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邀请《幸福》的序言作者、作家周国平在北京大学与威廉·施密德展开了一场关于幸福的对话。对比两位哲学家的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虽然两位作者分属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幸福的理解却颇为相似。周国平曾在演讲中提到：“所有的不平凡最终都要回归平凡，所有不平凡的价值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施密德在《幸福》一书中也特别强调，要安然接受生活的平常期，如果生活的标准定得过高，则生活别无选择，只能失败。

施密德是作家，也曾经担任过心理抚慰师，他在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定期提供哲学心灵服务，虽然与传统意义的心理咨询有所不同，但同样都关注心理健康，关注内心世界的构建。3月26日，施密德与同为心理学家和作家的毕淑敏在北京单向街图书馆从另外一个领域展开对谈，探讨幸福的意义。



威廉·施密德

施密德与《幸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针对现代人特有的精神危机，提出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并且有着深厚哲学根基的“幸福观”。作者在书中对“幸福”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解析，由好运到快乐再到更高层的充实。作者鼓励大家接受平淡，正视痛苦和悲哀，顺应天性，接受根本上的矛盾性，进而提出“人生的第一要务不是幸福，而是寻求意义，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在寻求幸福，其实是在寻找意义，幸福只不过是被选中代替意义而已”这样的观点。

施密德的幸福观还体现在他的其他作品《欲望花园中诞生的哲学》《爱的新发现》中，这两本书的版权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

他的著作既具有思辨性、论述的主题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幸福、爱、生活的艺术、慢生活、环保的生活方式等均是其著作的关键词，到2008年为止，他的作品在全球已累计出版了40余万册。

（世文）

《演绎·真实·戏剧》登陆北京

式运用演员和舞台的现场艺术，并将在这些活动中强调参与角色的重要性。

表演作品《演绎·真实·戏剧》由生活在柏林的年轻艺术家凯伦·赛特创作。赛特活跃于电影、戏剧和文学等多种艺术领域。她的作品曾在多个大型国际艺术展上呈现，其中包括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获得了首届“Absolute艺术奖”、瑞士巴塞尔巴罗塞艺术奖等。

在《演绎·真实·戏剧》中，演员苏西和费比安需要一份作品集锦，由于两人手头都没有表演工作，他们决定写一个自己真正想演的多幕剧脚本。他们排演了两幕，在整出剧目中，两场集锦镜头为“演绎”、“真实”和“戏剧”三幕场景进行了缓冲和联接。当他们在后台时，他们的文字围绕着两人之间的关系和回忆展开叙述；当他们站在台上时，文字指涉的是舞台和两人的演艺生涯；而当他们渐渐向舞台中央走去时，他们又重新演绎了集锦中呈现的过去的场景和对话。

（冯硕）